



袁黄诗里的秋天

王宗征

明万历年间,袁黄(1533—1606)出任顺天府通州宝坻县(今天津市宝坻区)知县,他不仅是一位勤政务实、廉洁为官的能吏和廉吏,而且是一位思想家和诗人。在袁黄传世的多部著作中,有一部《两行斋集》(“两行斋”为袁黄的书斋名),收录袁黄诗词200余首,其中多首诗词写于秋天,不仅描绘秋景、书写秋物秋事,还记述秋季里的社情民意和百姓生活。

袁黄直接写秋的诗题很多。如《秋座》写道:“秋深木叶稀,人老自多病。茫茫大梦中,夜静闻钟磬。”另一首《秋坐》则写道:“玉阶生秋草,花落无人扫。底座深山中,远望深山道。”此外,《新秋》抒发伤感:“昨夜秋风至,凄凄两鬓斑。千林啼宿鸟,一叶落空山。带雨寒灯静,凭栏白日闲。百年应有尽,何用惜朱颜。”《秋思》《秋日即事》同样表达忧伤之情,“悲秋”格调蕴含诗中。

而袁黄的《清秋四咏》,分别依托深秋时节四种景物抒发情感,喜、怒、哀、乐汇于诗篇,体现了他对“清秋”(深秋)物与景的观察之细腻、认知之深刻、触景生情之浓烈。他在《秋衣》中写道:“旅服如秋草,霜飞此夜单。无端辞秀幙,独坐泣罗纨。衣绖三更促,带长双鬓残。从来腰自细,不为客愁宽。”《秋风》对景物描述更为灵动和细致:“秋风度林壑,暝色起烟萝。入座松声细,鸣柯鸟语多。微凉生玉树,香气递池河。红叶满三径,支颐又浩歌。”《秋夜》写出深秋之夜的幽静与空灵:“寂寂坐幽谷,寒蛩鸣夜阶。微星度牛渚,清露滴庭槐。玉笛迟寒漏,西风动壮怀。永言愁不寐,落叶满空斋。”《秋树》描述景物错落有致,借秋树抒发近似苍凉的情感:“秋岭何所有,潇潇见白楸。危枝栖旅雁,倒影覆鸣蛙。倚日侵清汉,凌寒映碧涯。人心不如树,凉暖变君怀。”诗句耐人寻味,余韵不绝。

作为一方县令,袁黄重视体察民情,深谙民间疾苦,写下多首悯农诗,用诗歌揭露封建官吏催租等恶行,其中《催租吏》就是他写于初秋时节的一首诗:“新秋里吏来责逋,前村犬吠风雨多。黄昏扣门惊沉疴,猛虎一吼山嵯峨。东家老翁出荷戈,西家织女久停梭。新谷未登拟卖禾,卖禾未售奈若何。”刚进秋天,官府的官吏就赶到乡间,向农民催租,横征暴敛搞得鸡飞狗跳、人心不宁,租赋猛如虎,百姓很无奈。这首诗让人感受到当时百姓承受负担之沉重,也由此看到袁黄敢于针砭时弊、鞭挞丑恶的勇气和正气。袁黄在400多年前写出如此爱憎情感分明的诗句,实在是难能可贵!



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您这是为了什么呀?”妹妹在一旁说:“替我母亲来的。老人家当年没爬上去,他来圆梦的。”几个游客听了,沉默片刻,有人竖起了大拇指。

歇了一阵,我撑着膝盖站起来,腿像两根木棍,僵直着不会打弯。妹妹说搀我,我摆摆手——被搀着上去,那还叫什么圆梦?已经记不得停停走走多少回了。山风吹过,衬衣干了湿,湿了干,背上泛起一层白花花的盐渍。妹妹走在前头,不时放慢脚步等我。我就这样亦步亦趋地跟着,像小时候跟在她后面送她上学,只是那时候脚步轻快,如今每一步都像是与地心引力的一场拔河。

700级,800级,900级。我咬着牙,终于,登上了山顶。

大禹的雕塑矗立在眼前,巍峨肃穆,俯瞰着整个绍兴城。站在殿前远眺,那些白墙黛瓦的民居、纵横交错的河道、远远近近的石桥,都在午后的阳光里静默着。风吹过来,吹得殿角的铜铃叮叮当当地响。我望着远方,心里默默地说:母亲,我替您到了。

如今,站在绍兴这条旧巷的巷口,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:圆梦,是要趁早的。

当初我登大禹陵时,尚不满七旬,腿脚还算利索,咬牙还能上去。如今我已年近八旬,面对这样一条短短的老巷,竟也心有余而力不足,更不要说再登一次大禹陵了。如果当年我没有替母亲走完那957级台阶,总想着“下次回绍兴再去也来得及”,今天,我也只能像她一样,叹一口气,说一句“看看就好了”。

幸好,我没有等。幸好,在我还能迈开步子的时候,我已经替她站在了大禹陵的山顶。

替母亲登一次山

金洪远

力。“看看就好了。”她终于开口,声音沙沙的,像秋风吹过枯叶,“看看就好了。”

那个转身,那声叹息,那句“看看就好了”,像一枚钉子,钉在我心里许多年。

母亲是绍兴的女儿。她在这里出生、长大,十几岁随母亲去上海谋生,此后几十年,故乡便成了她梦里回不去的远方。那次我们陪她圆回乡梦,她像个孩子似的,眼里闪着光,一路上这里摸摸、那里看看,嘴里不停地“变了变了,又没全变”。那次之后,她便再没有回来过。可她心里还惦记着大禹陵。那个她没能登上去的地方,成了她余生里一个轻轻的、却始终没有放下的念想。

她走之后,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,替她走完那段路。

八年前,表姐组了14人的亲友团去绍兴省亲,途中恰巧歇在大禹陵。我想起母亲当年的叹息,决意要替她圆这个梦。表弟表妹们劝我:“今天37℃的高温,957级台阶,你这把年纪吃得消吗?”熬不过我的执念,妹妹说陪我登。

起初百来级还算轻松。过了200级,我的腿脚开始发沉,衬衫被汗水浸透,黏糊糊地贴在背上,额上的汗珠止不住地往下淌,一滴滴落在青石板上。300级,400级,500级——每迈一步,膝盖都发出一声细微的抗议。我在一处转角停下,扶着栏杆大口喘气。一个游客递过水壶:“喝口水吧,

HYROX是一项起源于德国汉堡的室内健身竞速赛,名字由“Hybrid(混合)”与“Rockstar(摇滚明星)”两个单词组合而来。

它的赛制全球统一:选手要完成8次1公里跑步,中间穿插8项功能性训练项目,包括滑雪机、推雪橇、拉雪橇、波比跳等。比起

●网络新词语

HYROX

丁士舜

传统的体育赛事,它更像一场充满趣味的“体能闯关游戏”。比赛没有设置严苛的参赛门槛,也不安排硬性关门时间,超过98%的参赛选手都能顺利完成全程。正是这种“普通人也能轻松参与”的友好设计,让它在全球范围内快速风靡。

双双对对

莫小米

自行车后座,“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……”男人推车隐入幕后,歌声飘远。

虽然没有很高技巧,但他们的淳朴演绎得到了评委给出的高分,得了二等奖。

他们真的是一对夫妻。

双双对对,在一处上班,虽干的是保洁工作,收入也不怎么高,比起那些各自忙碌成日见不着面的夫妻,还是有几分浪漫吧。

有天中午我在食堂遇到另一对保洁工夫妇,女的壮实,男的瘦弱,且面有菜色。

我们员工,一般打三小碗菜,一荤两素,汤免费,饭五毛一碗,可添。

我看他俩,光打饭和汤,添了好几

次,菜是早上自家做了带来的,装在一个瓶子里,另有一小瓶辣椒酱。汤里有少许鸡蛋丝儿,女的一根根挑出来,放男的碗里。

我脱口说:“啊呀!你好贤惠。”女的很实在,说:“他生过病,只有半个胃。”我很吃惊:“那干活吃得消吗?”女的说:“是啊,要不是我跟他搭档,他出去干活我是不放心的。这样我会看着他,不让他干重活。”

她告诉我,这里的保洁工,夫妻档很多,而且都是成双成对地搭档干活儿。

后来我进出大厅走廊,经常看见男人爬高擦拭,女人在下面扶梯子搓抹布,男人干力气活,女人干精细活,配合默契,家乡话交谈,我们也听不懂。歇息时,一个茶杯,你一口我一口。

在现代化都市,这样的双双对对,是对他们辛苦工作的一种安慰,也有几分男耕女织的遗风吧。

这次来绍兴,是随文友采风的。

午后大伙歇下,我一人踱出去逛仓桥古街。青石板路磨得油亮,檐角挨着檐角,抬头看天,只剩窄窄一条。正站在街口问路,博物馆的门卫从传达室探出头来,用一口地道的绍兴话冲我喊:“过大雨了——过石桥,右拐,六七分钟就到!”

“大雨了”是“大禹陵”的乡音。我一愣——想不到随口一问,竟问到了那里。

顺他指的方向走,过石桥右拐,果真有一条通往大禹陵的旧巷,幽深安静。巷口白墙上爬满青苔,墙角的井沿被井绳磨出深深的凹槽。我站在巷口往里望,忽然心头一颤——这条巷子,母亲念叨过的。她念叨过偏门外望江楼的汤包,念叨过大校场旁的老巷,念叨过府山脚下那口老井,还有她儿时和小伙伴戏水的大禹陵。此刻站在这巷口,我有种奇异的感觉——仿佛母亲在云端轻轻推了我一把。

原来,那条通往她记忆深处的路,从未消失,而且近在咫尺。

我抬脚想往里走,膝盖隐隐痛起来。年近八旬的人,平日里慢慢逛平路尚可,真要往巷子里的青石板深处走,膝盖先发起沉来。我扶着墙站了一会儿,终究退了回来,望着巷子深处,轻轻叹了口气。这声叹息,和三十年前母亲的那一声,何其相似。

记忆像潮水般涌上来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携妻儿陪母亲回绍兴。母亲刚过古稀,大病初愈,身体还虚,可游了兰亭、东湖之后,听说次日要去大禹陵,眼里竟放出少有的光。车停稳,她站在山脚,眯眼往上望。我们搀着她走了不过几十级石阶,她便扶着腰喘起来,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我劝她歇歇,她摆摆手,又往上挪了几步,终于还是停了。

她慢慢转过身,望着那条逶迤在林海深处的山路,轻轻叹了口气。那声叹息极轻极短,可我看得分明——她的目光顺着石阶一级一级往上攀,攀过浓密的树荫,攀过蜿蜒的山道,一直攀到她再也走不到的尽头,然后那目光便软下来。她抬手捋了捋被风吹散的白发,很慢,慢得像用了全身的

那年,我所在的写字楼举行麦霸大赛。

人才济济,美声、民族、流行“歌手”轮番上场,都像模像样。

等到他俩上场,评委们惊住了。

“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……”大本嗓女声,清脆无一丝杂质,类似在玉龙雪山的牦牛坪听过的那种,音高要高到云端去了。

掌声中,歌者手持麦克风出来,我们看清了她,40岁上下,矮胖身材,滚圆面庞,婆婆头梳得溜光水滑。有人认出来,是写字楼的保洁工。

一段唱完,男声出来,一手推着自行车,上台。音质比女声稍逊,也听得过去。

他们像是排一个小剧,中间还有些对话:“老公下班了?”“是啊老婆。我们回家吧。”老婆跳上了

